

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，
譬如一片落叶，一株小草

错过

□王惠莲[美国]

生活中，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错过“错过”的经历。比如爱情，比如一趟列车，又或是同学的聚会，孩子的降生……其中的一些错过即使刻骨铭心，我们也会用泰戈尔的“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，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”来安慰自己，让自己释怀。而下面要讲的这个“错过”，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，却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——

2007年1月12日上午，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的入口处，有一位男士站在那里拉小提琴，他和所有的街头艺人一样，面前放着一顶帽口朝上的帽子。拉了大约3分钟之后，一位看似颇有修养的中年男子停下了脚步，站在那听了几秒钟，随后就继续赶路了。又过了大约1分钟，一位路过的女士往帽子里丢了一美元，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，就走开了。第6分钟的时候，一位小伙子靠在墙上听了一

会儿，然后看了看手表，便离开了。第10分钟的时候，一个3岁的小男孩停了下来，但他的妈妈不让他停，使劲地推他，小男孩只好跟着妈妈往前走，走了没几步，又回过头来看，就这样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回头。陆续又有几个孩子经过，情况也都是这样，被他们的父母硬拉着离开了。在长达45分钟的时间里，大约有2000人从这里经过，只有7个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，其中有27个人给了钱，除去事先放入帽子的25美元，实际收入只有7.17美元。

只是这些往帽子里丢钱的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被他们视为“卖艺人”的小提琴手，居然是获得主流媒体一致褒奖的“古典音乐超级巨星”约夏·贝尔，就在两天前，他还在波士顿的一家剧院演出，听他演出的人平均得花200美元，而且还一票难求。但吊诡的是，当贝尔来到地铁站，用他在

音乐会上用过的同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名琴，演奏巴赫和舒伯特的高难度作品时，他却被当成了街头卖艺人。

事后人们得知，这是精心策划的一个实验，实验所针对的问题是：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下，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内，我们能够感知到美吗？如果能够感知的话，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？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认可天才吗？

在此，不谈实验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，只想问一句：如果换了你，会停下脚步聆听一会儿贝尔的琴声吗？答案很可能和那2000人一样：不会。其原因大概有三：

一是没有时间，因为很忙，要赶着上班、上学，或赶着去什么地方。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曾在海边工作生活了18年，可是却从未看过日出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在问我自己，虽然那些年很忙，但也不至于

“忙”到看一次日出的时间都没有吧？所以，“忙”只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就如“忙”这个字的构成，是“心”“亡”了，心已经被柴米油盐“熏”没了，没有“心”去感知身边的“美”了，因此，即便是让你路过贝尔拉琴的地铁站，你也会和那2000人一样，只顾赶路，不会停下来欣赏。

二是被偏见蒙住了双眼。怎么会想到在地铁站这样的地方，会有大师在演奏呢？大师不都是在音乐厅演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地铁站呢？在地铁站里拉琴的不都是街头艺人吗？街头艺人能有多高的水平呢？如果水平真的很高，就不会在这里卖艺了。如此一想，还会停下脚步吗？

三是已经习惯了从众，忘记了自己也有一双眼睛。例如旅游，一到节假日，那些热门的旅游景点就会人山人海，而那些没有名气的青山秀水，却少有人问

津。原因就是，热门景点是大家公认的，凡是大家公认的，就认为是好的，就会趋之若鹜。而对于那些尚未得到认可的无名之地，即便很美，也很少会踏足。一如“贝尔实验”，在剧院演出，一票难求，换到地铁站，仅7人停下了脚步。

由此就不难理解，为什么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，用世上最美的乐器演奏世上最优秀的音乐时，会有那么多人连停下来倾听一会儿都做不到。

这，或许就是“贝尔实验”的意义。

要想不错过大师，就得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，譬如一片落叶，一株小草，因为在本质上，小草、落叶和大师一样，都是美的代表。然后去除偏见，不从众不随大流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。不然的话，错过的就不仅只是一个大师，而是生活中更多美好的东西。

艺术是每天的、生活的，既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艺术，为什么要等以后呢？

为什么学画？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提高艺术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有美感的前提是有爱。

傅雷给儿子傅聪的家书里说：“艺术家最需要的，除了理智以外，还有一个‘爱’字！”“所谓赤子之心，不但指纯洁无邪，指清新，而且还指爱！法文里有句话叫做‘伟大的心’，意思就是‘爱’。这‘伟大的心’几个字，真有意义。而且这个爱绝不是庸俗的，婆婆妈妈的感情，而是热烈的、真诚的、洁白的、高尚的、如火如荼的、忘我的爱。”

丰子恺先生后来成为中国漫画的一代大师。听说丰子恺如此回忆，我的学生有所感：“今天的我们很幸福。”我的许多学生都已离校多年，有主妇、有高管、有老板，离校后还能有机会学习，且是自己喜欢的水墨画，这就是所谓幸福吧。

当年开始学画的我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嘲笑的人问：“太太无聊没事做吗？”讽刺的人说：“幻想当画家吧？”

几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朋友说：“画画我也喜欢，不过，等赚更多钱了再看吧。”“这个时候哪有时间？待我退休后再来学画。”

我带两个女儿当绘画同学，不以为然的朋友劝我：“还是先教孩子学赚钱吧，有钱以后就有艺术了。”

听起来，艺术是有钱、有闲人的玩意。这到底是贬低或是抬高艺术呢？

电视剧《三十而已》里富有的王太太说，自己喜欢梵高的《睡莲》，于是就把它买回家来。真牛呀！女角顾佳有一天受不了王太太的做派，终于揭穿：“画《睡莲》的是梵高。”不知道画《向日葵》的是梵高的王太太即时崩溃了。

一个人对艺术的认知，并非有钱就可马上提高。

当年学画想的是：艺术是每天的、生活的，既然任何时候我们都需要艺术，为什么要等以后呢？

家中各种摆设，装修设计，客厅的沙发桌椅、卧室的窗帘样式和颜色，天花板灯饰，甚至厨房里的一个杯一个碗，不都是以你自己的眼光和品位选购回来的吗？

你看的每部电影，读的每本书，听的每首音乐，日常穿衣打扮，都是你的艺术眼光作出的选择。就在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小节当中，人无意间透露自己的艺术格调。

人到中年，只想远离庸俗粗鄙和急功近利之辈。开班授课，希望找到一批心灵契合的朋友，一起努力传承和推广，发扬曾经不在南洋人生活里的水墨艺术。选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生活变得有趣。人生不要只剩下赚钱，只看重名利就，接近艺术让自己增添几分灵气，减去几分俗气。

疫情期间，拿起笔绘画，心有所寄，找到自己的兴趣，心有所托，发挥自己的才华，通过绘画累积起来的自信，消解生活和精神压力。专心投入做一件事，浮躁焦虑自动携手离开。

画画时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，虽然是一个人，生活却丰富多彩，锁国封城的孤单寂寞，不知不觉消失无踪。

我的那些失而复得的书，留存至今，是那个荒唐时代的一个见证

失而复得的书

□戈冬

1967年夏天，我供职的广州某报已经被封停刊。忽然，单位造反司令部发出通令：个人所有书刊中的“大毒草”及“封资修”书刊等，一律限期上缴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我的书刊不算多，大多是我喜爱的。对着它们，不知从何下手。最后还是横下一条心，挑了一些“四旧”书籍，包括四大古典名著和一些成套古典小说，还有一些历史书、传记，加上被诬为“大毒草”的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秦牧等人作品，以及一些早期的刊物，凑在一起，差不多一麻袋。

当我扛着麻袋上缴时，接收者看也不看，随手扔进一堆已上缴的书刊里。回到宿舍，对着空了一大半的书架，心里像被挖了一刀。后来听说，一些同事只是上缴了几本书刊了

事，有的则不予理睬，也被追究。看来，我是太“天真”了。

大约过了一个月，与我同样上缴了一麻袋书刊的同事老黄告诉我，所有上缴的书刊都堆在一个房间里，无人过问。他对我眨眨眼睛，对着那个房间努努嘴。我心领神会，趁午休时无人，溜进去把我的那袋书扛在肩上，溜出报社。回家后，打开麻袋，如见“故旧”，赶紧绑好塞到床底下。

“文革”中，我还见过“焚书”一幕。场面不算大，焚的书却不少，厚的、薄的，精装本、线装本，纷纷被扔进火堆，化为灰烬。围观者有的痛心疾首，有的脸色茫然，居然还有人兴高采烈，手舞足蹈……

我的那些失而复得的书，留存至今，是那个荒唐时代的一个见证。

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，
譬如一片落叶，一株小草

生活中，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错过“错过”的经历。比如爱情，比如一趟列车，又或是同学的聚会，孩子的降生……其中的一些错过即使刻骨铭心，我们也会用泰戈尔的“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，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”来安慰自己，让自己释怀。而下面要讲的这个“错过”，不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，却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——

2007年1月12日上午，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地铁站的入口处，有一位男士站在那里拉小提琴，他和所有的街头艺人一样，面前放着一顶帽口朝上的帽子。拉了大约3分钟之后，一位看似颇有修养的中年男子停下了脚步，站在那听了几秒钟，随后就继续赶路了。又过了大约1分钟，一位路过的女士往帽子里丢了一美元，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，就走开了。第6分钟的时候，一位小伙子靠在墙上听了一

会儿，然后看了看手表，便离开了。第10分钟的时候，一个3岁的小男孩停了下来，但他的妈妈不让他停，使劲地推他，小男孩只好跟着妈妈往前走，走了没几步，又回过头来看，就这样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回头。陆续又有几个孩子经过，情况也都是这样，被他们的父母硬拉着离开了。在长达45分钟的时间里，大约有2000人从这里经过，只有7个人停下来听了一会儿，其中有27个人给了钱，除去事先放入帽子的25美元，实际收入只有7.17美元。

只是这些往帽子里丢钱的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被他们视为“卖艺人”的小提琴手，居然是获得主流媒体一致褒奖的“古典音乐超级巨星”约夏·贝尔，就在两天前，他还在波士顿的一家剧院演出，听他演出的人平均得花200美元，而且还一票难求。但吊诡的是，当贝尔来到地铁站，用他在

音乐会上用过的同一把价值350万美元的名琴，演奏巴赫和舒伯特的高难度作品时，他却被当成了街头卖艺人。

事后人们得知，这是精心策划的一个实验，实验所针对的问题是：在一个普通的环境下，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内，我们能够感知到美吗？如果能够感知的话，我们会停下来欣赏吗？我们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认可天才吗？

在此，不谈实验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，只想问一句：如果换了你，会停下脚步聆听一会儿贝尔的琴声吗？答案很可能和那2000人一样：不会。其原因大概有三：

一是没有时间，因为很忙，要赶着上班、上学，或赶着去什么地方。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，就拿我自己来说吧，我曾在海边工作生活了18年，可是却从未看过日出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在问我自己，虽然那些年很忙，但也不至于

“忙”到看一次日出的时间都没有吧？所以，“忙”只是借口，真正的原因就如“忙”这个字的构成，是“心”“亡”了，心已经被柴米油盐“熏”没了，没有“心”去感知身边的“美”了，因此，即便是让你路过贝尔拉琴的地铁站，你也会和那2000人一样，只顾赶路，不会停下来欣赏。

二是被偏见蒙住了双眼。怎么会想到在地铁站这样的地方，会有大师在演奏呢？大师不都是在音乐厅演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地铁站呢？在地铁站里拉琴的不都是街头艺人吗？街头艺人能有多高的水平呢？如果水平真的很高，就不会在这里卖艺了。如此一想，还会停下脚步吗？

三是已经习惯了从众，忘记了自己也有一双眼睛。例如旅游，一到节假日，那些热门的旅游景点就会人山人海，而那些没有名气的青山秀水，却少有人问



邻家修竹(国画)

□陈天

山坡上，冰冻既久的雪，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，正悄无声息地消融，雪水闪烁、跳动着银光

高原上的春天

□谢新源

“这是春天的力量。”坐在我身旁的老班长，看着车窗外田地里一闪而过、一指多高的青稞苗儿，说。

火车载着我和老班长，从西安出发驶出八百里秦川，驶过宝鸡、天水、兰州，驶上青藏高原，向着古城西宁飞驰。

三月底了，关中季节已到仲春之末，而高原上的春却刚刚开始。车窗外，仍穿着一身厚重棉衣、头扎白毛巾的农人，挥锄、扶犁劳作在大山旮旯巴掌大小的田地里。尤其，石头和泥土混为一体的田地里，青稞苗大概积攒了所有的力量，方吃力地探出头来，鹅黄嫩绿，微微春风下呆萌萌一副憨态！

“春天，有力量吗？”我这时入伍五个月，受部队选派前往西宁参加为期八个月的卫生员培训。

领导不放心我这位农村新兵，便专门派了老班长来相送。

是老班长这句话启发了我？从踏上高原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张大眼睛、专注神情，特意寻找高原的春天、感受高原春天的力量。

训队设在部队医院后院区一幢空着的五层楼里。医院则坐落在古城之西一座山包下。山包上尚皑白雪覆盖。

尽管陌生的课程令半年前刚从农村走出来的我，面临困难和挑战，而我依然不忘寻觅和感受高原之春，等待着机遇和遇见。

机会竟在十余天后来临：队里组织踏青，放假半天，以班为单位，自由活动。新班长就是这座医院的老兵，自然熟悉古城，就说咱们班到湟水河川去。班长像老母鸡领着叽叽喳喳一群小雏鸡，带着我们来到城北贴着古城流过的湟水河川。

然而，前川后山的湟水河尽管宽阔，除却中间弯弯曲曲的河道尚在冰封，满河川的荒草，不时有野鸟儿或是受到惊吓，拍打着翅膀从草丛中匆匆飞起。我们坐在了河沿，几位从格尔木或者纳赤台、沱沱河、五道梁兵站下来的队员，围到一起打扑克。

四月中旬，小山包上的积雪即将融化殆尽，仅剩了山顶上的“雪帽子”。古城里的人们大多脱去了厚重的棉衣、皮袍，换

上了风衣或者夹袄。湟水河亦终于冰化水生，波光粼粼起来。一个星期五，指导员说下午政治教育安排到城西湟源一个藏族乡村参加助民劳动，也就是去种树。大家心里好不高兴，俨如关在笼子里的鸟儿，暂时被放飞了！

我还在发愣，班长又有了新的发现。他指着正在开裂的冰面招呼我们。应声而望，果然，那平阔、晶莹、淡蓝色的冰面，正有一道裂纹从边缘向河心缓慢崩开、辐射，由一道而变成三道、五道，渐渐形成网状。扎耳细听，并有隐约响声传出。这就是春天的力量！

医院背靠着的那座小山包，并不甚高，上面依然覆盖着白雪。太阳从早上升起到傍晚落下，整整一天照耀着它，它却像蒸笼里的馒头，反射着诱人的雪光，就是不融。一座木亭子立在山顶，一条雪路从山下直通其上。星期天，我便在军用挎包里装了教材，独自攀爬，欲寻一幽静处，一边赶着悠闲的羊群，一边唱着歌。我们听不懂歌词，但它清越、嘹亮，有着颇强的穿透力。她向我们招手，我们也向她招手，歌与歌、人与人、车上车下，就形成了激情勃发的呼应。

劳动的场地是一条逼仄的山沟，卡车停在沟口。我们肩扛铁锹、铁镐、手提水桶，说笑着往沟里走。突然，眼前现出一片桃树林来。桃树也就十来棵，大概因了长时生长在寒冷、干旱的高原，它低矮、粗壮。绿叶尚未长出，而桃花的细蕊却已初萌，花瓣儿微微张开，那粉粉的远看隐约近看却无的桃红，若有若无地飘落在荒芜的山沟，仿佛天边飘落的一片彩云，静静悬停。

“好美呀！”女兵们叽叽喳喳，大呼小叫。

“我可是看到了春！”我心里泛起一股难以按捺的激动。

“你们帮我们种春来了。”汉族村长从后面赶上来说。他和身边几位藏族老乡，肩上扛着树苗。

“种春？”我们惊异于村长的风趣、风雅。

我们种下的正是即将花朵绽放的桃树。看来，藏族乡亲是打算将这条生机初显的荒凉山壑，种出一片超然于世外的桃花园来。

我仍然企盼着能够在高原之上看到热的春，姹紫嫣红的春、气象万千的春。

四月中旬，小山包上的积雪即将融化殆尽，仅剩了山顶上的“雪帽子”。古城里的人们大多脱去了厚重的棉衣、皮袍，换

上了风衣或者夹袄。湟水河亦终于冰化水生，波光粼粼起来。一个星期五，指导员说下午政治教育安排到城西湟源一个藏族乡村参加助民劳动，也就是去种树。大家心里好不高兴，俨如关在笼子里的鸟儿，暂时被放飞了！

班长像老母鸡领着叽叽喳喳一群小雏鸡，带着我们来到城北贴着古城流过的湟水河川。

然而，前川后山的湟水河尽管宽阔，除却中间弯弯曲曲的河道尚在冰封，满河川的荒草，不时有野鸟儿或是受到惊吓，拍打着翅膀从草丛中匆匆飞起。我们坐在了河沿，几位从格尔木或者纳赤台、沱沱河、五道梁兵站下来的队员，围到一起打扑克。

四月中旬，小山包上的积雪即将融化殆尽，仅剩了山顶上的“雪帽子”。古城里的人们大多脱去了厚重的棉衣、皮袍，换

上了风衣或者夹袄。湟水河亦终于冰化水生，波光粼粼起来。一个星期五，指导员说下午政治教育安排到城西湟源一个藏